皇清文穎續編

皇清文穎續編卷首十七

高宗純皇帝聖製詩

五言古詩

副將軍明亮奏攻克宜喜達爾圖山梁已據要隘籌進取賊巢詩以誌事

宜喜達爾圖賊之北門戶攻已一歲餘曾未進敷武所以豐昇額改圖易西路叶明亮進正地復以遇險阻亦欲往西路已謂議可許阿桂令其迴牽綴由宜

嘗叶 昨接阿桂奏攻碉進了口叶 晴明望宜喜賊碉毀弗覘但見我軍營列據山梁處疑信尚未定今朝奏囊剖叶 分攻彼七碉奮勇齊並舉一時皆即克兼得格勒古惟餘第四碉厲衆期必取成功神且速嘉勞去聲難盡語而實賴天佑助順默相輔賊巢已逼近螳臂應難禦諸臣既同心和則力共努定功膺茂褒捷音日夜佇

題道存齋

堯舜及湯文各離五百歲見知與聞知若斷復若繼
無乎或有乎子輿致深意漢唐無足稱濂洛開其遂
績之闕與閩斯傳賴弗墜然而余更思道固在天地
仁者見謂仁知者見謂知夫豈係乎時傳不傳殊致
因識道恒存匪爲說逞異

獲諜有序

阿桂既克康薩爾卽乘勝進勦堪布卓甲爾納
賊寨數日復全克之初發兵之夜有番人來投

訊其名爲鄎木卡云是鄂克什人廿餘年前逃往促浸者聞大兵攻勦嚴急故至此探路欲率番投降耳阿桂以彼在促浸久地形皆所熟悉何待再探且察其神色有異嚴鞫之不復能隱知爲促浸頭人當噶拉阿納木遣其叩營詐降以潛詗我兵虛實及進攻路徑險易遠近卽令遁歸以告爲抵禦掩襲計阿桂旣得情卽斬鄎木卡以徇并札致各路督兵攻勦防守諸臣胥

留意毋忽阿桂此舉可謂得行軍機要矣邇來賊中投出之番不一而足從未有如此察詰者其中誠僞固不可知然過疑懼沮遷善之途而過信恐墮狙譎之術自非明習有識者未易臻此善夫李靖之言曰孫子用間最爲下策譬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然靖第知用間之難若察間之難則未之及也余既嘉阿桂之能發奸因成是篇以闡之

兵法所貴者知我知彼耳知我猶覺易知彼斯難矣
彼我互主賓我乃彼之彼彼用間諜來蓋欲知我已
誠投與詐投是在精心揣誠投我撫之或得彼端委
詐投乃奸細窺我告彼駛將軍審獲之允協用兵理
復克其兩處賊巢入已采叶師貞賴助順鴻捷計日
指

一　靜室有會

室在香山頂實爲高之最步輦已縱遥與人勞汗沛

是皆動之屬何有於靜泰然吾有解爾仁者山斯愛
仁靜子所云此義那可廢況一休息間孰不心神快
而更有進焉高莫如天大益高斯益靜乾專義彖誨
可知名未差摛詞識有會

效仇遠十二辰體詠金川事解悶有序

近於永樂大典散篇中裒輯得仇遠金淵集有
所謂十二辰體者頗創見可喜惜一詩凡三易
韻且鼠牛等字參差用於句中不若鮑明遠數

詩之精審余昔嘗效昭體論君道茲效仇遠此
體詠金川事所用十二支字並列句首從鮑法
也日來大功將成盼捷益切寢食爲之不妥拈
翰成此聊以自遣而灌鼠屠豬藉以取譬於施
力之易易庶幾吉語是徵耳

鼠寇猖金川於唐吐番種牛相郝悉坦自昔惡蠢動
虎年即背盟搆釁鄰封冗兔穴營三窟蟻鬭相衡掆
龍蹶未足勞方伯命戒蠆蛇蝎爲其心遷延竟懵懵

馬年增築硐吞併心益涌羊子效父觸贏角曾弗恐
猴譎不可赦王師發精勇雜助非所圖羣番籌安肇
狗苟與蠅營壓卯山臨聳豬韡羌兒俘成功不旋踵

閱隄

深居我所厭引見待月例縱日有疇咨二三惟大吏
策馬率侍臣隄工出閱視叶塞水本無定而亦無大
害叶碎石與條石相去聲形各妥置既以固城垣還因
安市肆邇年恒鞏晏未嘗非小試河隄及海塘之二

實大事每當夏秋臨南臺頻縈思郄終乏善策補偏而救弊更要在得人其難得人寄

題王元杰春秋讞義

聽訟吾猶人無訟以爲本春秋經世書道德齊禮謹尊王而賤霸賴是以示準人心與天理藉斯以不泯讞有評獄義獄實刑之引春秋豈其然求精失之遠蔓得葉已一誤元杰王重僮允役賢議前賢辯駁恣口吻類此各標長充棟奚能盡

格物

紙窗糊玻璃內外胥相見及至呼而語難聞如壁間移就隔紙言詳悉聽弗亂乃悟玻璃厚雖明障聲與紙縱糊以暗質薄音傳慣得覩礙乎聽便聽覩艱徧取一兼欲二人情似無厭叶與齒去其角傅翼兩足判理固宜若斯隴得蜀莫羨然更有後言虞書明達贊兼聽還並觀斯應勉勿倦

詠謚法

桀紂匪惡名桓靈詎醜諡鄭樵論之詳吾亦避其議
四君自惡君不因名諡被如唐德宋光明之肅顯輩
豈弗耀佳稱寧無愧字義臣子議君父虧名亦非事
此語旣不刋吾謂諡可廢叶三代直道行斯民公論
備惟覩所行哉虛譽誠無濟
按鄭樵作通志其序諡畧云後世僞作周公諡法
欲以生前之善惡爲死後之勸懲且周公之意旣
不忍稱其名豈忍稱其惡如是則春秋爲尊者諱

爲親者諱不可行乎周公矣此不道之言也因論
云惡謚莫如桀紂其次莫如桓靈此古今之所聞
也桀紂是名耳非謚也當夏之季未有謚殷之季
雖有謚法然以得謚爲榮且桀之所名取於木猶
高柴公孫枝之類紂之所名取於繇猶臧紇南宮
縚之類是名非已之所更即父兄之所命安得有
賤人多殺殘義損善之義乎桓於經典無惡義如
公執桓圭乃圭璋之首稱桓桓武王乃果毅之盛

德齊桓公用能霸業周桓王亦無累行安得桓爲惡謚乎靈者神聖之異名周之東也王綱不振迨乎靈王周道始昌諸侯服從以其生有神聖之德死則謚之以靈是爲名實允當安得靈爲惡謚乎又如幽王罹禍爲臣子所不忍言故以幽寓痛惻而非擁遏不通之義厲王雖過然語云子溫而厲其與安並言德又豈暴虐無親之義葢成周初無惡謚謚之有惡者後人之所立也云云其論甚正

因檢閱史記後附謚法解一篇乃唐張守節作正義時錄入逸周書全文而非司馬遷手筆且逸周書至晉孔晁始注而行之其名雖列於班史藝文志或言七畧亦有其名然劉歆班固皆在史遷以後其書自係遷所未見況解內各字義曲爲比附必非周公所作其爲後儒說託無疑茲詠全韻詩畢益見鄭樵爲不刊之論且即以幽厲桓靈爲惡謚而言亦足見漢以前尚有公論而漢以後非革

命異代於其勝朝或有與以惡謚者若其本朝未有不與以美謚者可盡信乎予故詠謚法而謂之謚可廢耳並識全韻詩後以俟後世之公論

大凌河詠事

明守大凌河盡悉其精銳堅城與深壕步步進攻備文皇謂得此餘易取次第顧彼防禦嚴因為困圍計離城度五里築牆掘塹遂周立我軍營庚癸呼難遞時攻其外堡降者踵相繼來援截錦州戰勝常奪幟

援絕城中窘懼盡人相食叶大壽乃出降誑出錦州

遯方當攻堡時

聖諭實錄記明示諸大臣勇者勿重勦彼其捐軀効

可一莫再試以此衆愈奮爭前敵

王愾大德曰好生仁以行勇智向者嘗用兵賞罰期

明晰出衆巴圖魯佳名亦時賜其人以被旌勇往無

不至頗有死綏者矜憐念弗置設如我

祖諭安得有其事憬然悔失籌未習兵所致先見邀

天佑孫臣服且媿敬成長言誌且以告後嗣

赫圖阿拉

橫甸襟

興京皇澗過澗似

當年斯館陋王業實基此

興京城郭存橫甸餘荒址至於創

盛京居然豐鎬矣遐想我朝初頗類周家始彼實獨

重農我亦重耒耜而兼武備修故致威無比農以養

我民武以侵彼鄙後且屢欲和而彼弗甘耳師稱直

為壯是用邀

天諟締搆誠艱哉敬因告孫子

實勝寺

瀋陽既建都佛宇於焉搆名之曰實勝義葢叔孫取

叶遂致定中原萬方徠輻輳雖賚幽贊力允藉

神功茂小子承

先烈月將而日就戊辰築梵宇西山之東岫題額實

同之金川功速奏其後五年間準回歸我宥贖武則
何敢詰戎亦云懋握勝胥以實循名幸畧副惟勵繼
繩心承賴
祖宗佑
憶昔
憶昔年廿五承
先蹤寶阼在朝文武彥濟濟鴛行布
祖

考所貽臣久矣經

舉措年皆長上聲於予亮功資問顧至今卅四載忽忽

居諸度年長於予者郄似晨星遇復皆予所用遲任

言空慕更思荀息語少長輕之固然予則豈肯惟歎

光陰速叶歷歷念故人暇當識吟句既因申眷懷亦

用足篇數詩僃具有之一笑託豪素

久任

治官在久任內外胥重兹內欲部務練外欲民情知

旋荏而旋遷政那周詳爲名言雖如是或艱需次遲

十年非太久不調已含悲用人所以難君責其何辭

一利有一弊近事試言之直督方觀承與周元理胥入任

弗移屬員皆素董未免姑息隨方以幸未露周則顯

庇滋不得不抵罪雖惜難寬斯然更以自警在位亦

久兮能無以久懈能無以熟嘻能無以悉忽能無以

繄遺諸臣皆所進或亦假藉施責人忘責已詎曰公

無私

東北風

向欣東北風欣卜作雨美今畏東北風畏亦有所以十堡築隄工逼溜東北徙風則阻溜迴前車鑒伊邇古語稱不同其較僅百里二千里而遥胡乃一例視茲復浚引河合龍將佇俟必得大溜歸河乃故道釃朝來啟迴蹕道原東北指習習迎面來蓬蓬殊未已衆欣披爽涼且謂復雨矣獨我不勝愁所值不同耳挽之顧西南河工壓切已設云利麥熟付彼農夫喜

玉乳泉

乳因物以滴玉蘊石爲胎合相名之泉而泉豈知哉一解居然玉乳成萬物無非名名匪泉所期淙賣恒濯清解二濯清兹偶臨減汨勝跡涔是之謂有本盈科進可尋解三搆亭泉之上憑窗泉在底渫然照鬚眉何殊明鏡聚解四鏡或待磨拭泉亦藉疏治因之方寸心邪可蔽以私解五

龍泉寺聽禮二十韻

石匣白龍潭舊傳爲靈境往來每遙瞻瓣香遣致敬叶昨歲夏値旱特以專官請應禱普被霖舊宇因新整北巡値落成親詣抒誠秉取道九松山東北循山逕叶近寺趣頓殊樹密峯巒靜三潭疊瀉瀑尋源更遥迴石洞窈首潭其深不可等想卽神所安一泓含滇渟便風亦不波雖冬而恒洞神祠臨峭崖像設閒欬聲四圍陡壁間松柏森勁挺一川氷雪飛五月衣裘冷所見奇蹟多似此頗鮮並祠旁搆精舍以備小

憩領疏窗旣納涼曲檻堪憑景無須勞步履坐攬得
全省意謂此多哉吾豈爲遊幸惟祈雨暘時鴻庥利
民永

西峪

山莊至廿日西峪今初到佳處久擱置恐貽山靈笑
是時小雨過酷暑暑已消叶因之趁餘暇藉用暢清
眺一以攬畫趣一以尋詩料片雲忽飛來葱絲羃巖
峭皎日照半天無礙銀竹落叶幻景乃若是新爽宜

懷抱可楓林有襲芬蘭坂無生渟須臾復朗靄萬峯
濯翠嶠歷歷靜之會蕩蕩仁者樂設非偶命駕安知
如許妙

督亢攬古

白衣送荊卿焉得無聲聞秦豈之耳目自敗密謀迅
及至圖窮處何不速奏刃逡巡先傷股那見神勇奮
行險以徼幸宣尼有定論然而馬遷書大都難盡信

五依

皇祖示江南大小諸吏韻

鳳麟之所遊豈非郊與棷而茲胡不然此理亦易剖
唐虞世去遠王道弗行久君臣應共慊於我宜爲首
仁皇仁逮今赤子如懷
毋樂樂而利利南東安畎畝但當守
良法毋事紛更後吝爾牧民者官箴慎宜守重來觀
民風尚覺敦孝友迎蹕紛夾塗少者扶其壽施惠匪
向隅推行爾莫負

閱李家莊新河口

高堰昔建議中河沙埂之黃流況橫截勢應向東移

楊莊舊中河口遷李莊新河口避阻而就夷既已從其言次

第工作施却因淸水弱未行尚俟時後蒞載入覲面

詢何故遲其言似遷就其意我早知莫若仍舊貫則

稱實得宜今來親履勘原屬多此爲然亦非虛費疏

瀖或可資莫非謀民安怙過則見早

觀淸口出水誌再疊舊作韻

壬午定水誌兩壩去其擁然實有節制非聽一往送
亦弗害蓄清禦黃有束縱不過束縱間拆築費樁埽
自從定此制殊無費太重較之下河災鄰國爲壑供
所以數年來民鮮昏墊痛從來涉河務其議如聚訟
茲實出獨斷幸免執已用下河屢獲收室家逭之空
河臣守此策竅要頗稱中戊戌秋河決竟掣大溜動
賈僧不能容睢淮因致洶尾閭歸洪澤株守斯害衆
豫命開五壩臨期漫偬偬因爲之以漸湖河疊疏控

下河未大災無聊之思縈懷哉切恫瘝恧矣對稱頌

閱淮安石隄三疊前韻

淮安無不安淸黃並入海然而安難哉至今難更倍

辛未始南巡土隄以石改癸酉並漲時恃此爲寧載

惟斬奠昏墊那惜勞畚檋是後凡三巡粗識其原委

然之永逸圖宵旰廑心每亦惟事補苴何有垂範楷

甲午決老壩岌岌淮城殆蕩析壞廬舍遷避市爲罷

亟命速堵築廿日功成愷茲覩雖少慰回憶心猶駭

過高郵州

高郵昔水鄉五壩減水受自定清口誌封土五壩守下河連歲收葢藏比戶有戊戌黃河決水向洪澤走尾大恐弗掉預減杳可否因爲之以漸未大灾田畝已亥亦如斯倖矣邀天偶兹來觀閭閻頗覺相安阜然而憂民心益甚以日久

虎邱寺五疊蘇東坡韻

蘇城北平原拔地起崇嶺其磴五十三其礀通深井
嶺頂法王宫浮圖矗雄耿梵唄落雲間絲管直聒聵
虛傳虎踞巔徒說劒飛礦盡信不如無論欲戒奇猛
玉局同此意安貼新詞騁用韻不妨險廢食豈因哽
逮茲五疊之雖遜響鉢頃拙速頗亦成足遣清興冷
仰蘇樓咫尺致我畢思永旋踵循山塘歷歷觀民景
鐘聲漸以遠鍼尖餘塔影顧問扈駕臣可誤奏章請
聽言

聽言豈易哉能聽貴能斷昨以築河隄踰年工未辦而每敗垂成洪流益汗漫因命德成往庶幾竭力贊一到即欲速欲見長翻案召迴息其事面陳仍巧辯阿桂與德成二人優劣判守伺袁及輝祖陳亦過彼謂德成以半況三者閱久豈遜一人算大功已逮成更張益增亂決意斥其言拒諫吾弗憚然彼究因公覔之待功蕆即令河已復缺隄亦完繕挺險敗事徒吏議詎宜追爲君實難乎一端識非謏

視塔山誌事再疊舊韻

塔山塘入江竹簍以爲翼壬午視之狄沙漲略弗逼乙酉詩誌幸其後勢漸急茲閱三層簍一層已露立其何禦三秋不啻減五尺前巡所慶幸茲番頓變易扼腕民之艱撫膺吾之責於無可如何敢不籌詳悉欲圖安塹居遑吝增鞏石補偏救弊耳愧無永逸策

命老鹽倉上下相地仍建石塘詩以誌事

壬午視海塘長言曾誌事爾時雖北坍塘外尚沙地

未若此時甚水竟塘根至老鹽倉一帶惟賴柴塘峙

向亦經親臨下樁目所視沙散弗齧樁條石鄰鱗砌

移內又弗可遂罷石塘議兹來細周閱未可前言必

叶柴塘四千丈豈盡活沙寄不無受樁處石塘終可

恃申命重相去聲勘莫慮國帑費庶幾永安瀾為民籲

天庇

命大學士阿桂總督薩載同勘陶莊黃河及入

海口事畢復命詩以誌事

久聞海口淤議論紛聚訟實無善治法未可漫試用
復聞決隄後溜自渦河縱徐州下流微舊河乃多空
適值清水壯刷深海口送一弊亦一利郝反資川降
叶今者河初復善後事方衆新河俾開寬夏漲庶可
容叶雲梯關以外東注實無壅馬港接西隄自屬分
提封其二套以下宜溜分洩共建閘轉不必與水爭
利閘灘地保無濫豁糧切瘝恫大端既以示推行善
叅綜巡方非徒來安民切深衷叶

過車邏壩

往南過壩時大河尚未復還北兹過壩故道歸黃瀆

来復盼速復日夜問奏牘歸故籌歸後夏汛防三伏

然因定水誌山盱守以篤戊戌秋河決注淮勢甚酷

無已始開兹輕重權惟悉其餘萃封土十年九遇熟

然此幸而中去聲戒驕謙自牧

命嵇璜薩載往徐州勘應添石工詩以誌事

徐城經三臨無非民務急土工及石工次第籌詳悉

凡緩可待者擬翠華重出其工在城西石隄於彼畢
欲接至韓山條石易一律庶可恃無恐黎民安井邑
前歲戊戌秋異漲徐城危岌岌上游決儀封此幸保無
失是不可再緩前議應循緝獨是陸程遙來往百六
十衆應萬騎隨已亦七旬及因之罷親莅慙非勵無
遐而斯事體大部臣家聲習督臣夙治河情形審所
必同往試經營復命重斟挹費帑豈所靳安瀾籲永
翕

鮮寐

冬夜本亟長高年復鮮寐亥寅率已醒未肯披衣起叶近侍彼亦人丙夜念勞伺又思宵衣端居應問事朝臣來自家或者有未至我自無眠耳人豈之耽睡宴起旣興箴自公復致議謂東方未明章進退兩涉咎爲君難不啻腹藁漫成吟天明書以誌

用乾清宮西暖閣貯敬天勤民寶之例貯古稀天子之寶於東暖閣旣刻古稀說於寶端並

繫以詩

祖

宗貽玉寶敬

天及勤民茲予逮古稀爰始刻貞珉敬勤傳

家法奕世當永遵設我子孫中年或古稀臻此寶亦

宜用弆之櫝匣陳斯則待

乾既未敢豫卜頻西清者恒守（謂西暖閣之左个者敬天勤民寶）

偶循（謂東暖閣之古稀天子寶）嗣服所承命璽謙㧑愼寅

抱素書屋

前後園曲池池氷都未解屧步弗數武書屋於焉在
在表乃素色在裏乃素室沖漠窈窕間相需如有待
漫言虛生白小矣白受采幾簡偶來遊淨几吟瀟灑
瀟灑詎宜耽勤勞以爲楷

養和室

養和有二義一曰養在已胷中十分春是即其詮矣
一曰養在人四海春臺裏風風雨雨間化澤被遠邇

子曰和不同斯之謂君子其委應如何克已與復禮

題蘊眞齋

眞乃假之對蘊實發之初苟誠蘊以眞可期假必祛

君子務實學言行無欺夫色仁而行違斯爲假者徒

齋額顏蘊眞盤盂銘寓吾然齋眞恒蘊以其恒抱虛

抱虛近蘊眞此義著中孚

改教謂改教職也

弗勝民社任正途例改教內卿謂九卿驗看月選官外方伯謂督

撫考屬縣課吏牽同調予亦不能違捨此無他道叶然予更思之頗覺殊緩要道德齊以禮聖訓如日照政刑民苟免安能致熙皞叶德禮在明經王道無近效則今之所為重吏輕學校然其龍鍾輩難免虐無告彼方隱其歲自以為年少設彼更致問觀人戒取貌何知我不能亦之語而報詩識用人難兼因以自誚

望都覽古

望都有堯祠完縣有堯城四千年以下考古信難徵

且如一堯耳數處有堯陵呂覽在穀林劉向王象謂濟陰叶班固地理志以為在成陽叶郎羅泌作路史曰堊冀州誠冀州地甚廣究以何為眞卽今錢載議親見平陽會捨是他似謫山原迴神明然斯事體大詎可輕變更古帝所藏處卽天錫佳京親禮少皡墟原據曲阜平後世赑禍福堪輿說乃興無據寧蔑故愼衷論從公叶祠則各仍舊不悖可並行

皁平縣三依

皇祖元韻

遙遙見城堞歷歷經村杞斗縣亦忽到久經新雉址

戶有絃誦聲民風雅化俚入疆所宜問土閫勸春耔

山泉可引灌卒弗資井水黔黎若相識迓我重來止

親切較前蒔鞠𦞂跪弗起孰非

皇祖恩樂利貽比里惟是勗繼繩何能方

善美更因憶掖

輦翻然意弗喜撚指惜光陰遊目度關市載咨牧民

者無爲以爲理

初夏御園雜言遣慮

昨歲事南巡前年逮釋服御園初夏景均未一遊目清和今適值春雨況霑足和近春麥尾淸非夏騰燠因爲淸和什德潛說閑獨風日既以佳心情應亦淑而何纔甘省番回逞凶倏軍書勤批答厪懷日以六郡報官兵集賊氛勢已蹙正凶猶待獲雖慰意仍慼有暇偶泛舟散慮林麓曲懷昔不忍歡遣慮吟書屋

清和

唐德宗詔二月應謂之中和節蓋二月春之中時之和此實可耳乃沈德潛詆中爲清不知以何書爲據且云謝靈運詩猶清和乃謂四月似二月夫猶固訓似亦訓尚謝之猶乃尚之義謂四月尚清和耳夫四月近三月則以晦朔相連氣候近似猶可若云似二月則時日隔八節候迥殊安得越三月而似二月乎此理推之餘月

無不皆然又按謝脁詩麥候始清和涼雨銷炎
燠楊萬里三月廿七日送春詩只餘三日便清
和是古人皆以四月爲清和信而有據惟張衡
歸田賦有仲春令月時和氣清之語此卽如蘭
亭敘言暮春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之例豈可摘
取一二字割裂傅會遂指二月爲清和平因爲
清和之作以闢穏潛之謬
首夏清和節實見歲時記貞元移仲春謂之中和備

德潛沆中訛淸獨斷以已意淸開夏之首和近春之季是誠四月候安有二月義歸愚德潛號信愚哉五言闢其議

青松

青松植庭前卒以朓年計凌霄於其傍延蔓松身施歲久松益佳入畫足古致然高出簷者枯枝見一二貞榦胡如斯徘徊思其義蓋緣凌霄纏束縛以爲累因之憶宋史寇準譽丁謂旣而爲所傾始伏李沆識

君子近小人胥當知此意

䄂嵐書屋

穿壁向西開西山屏展右交木嫌其礙通尺玻璃透近一納遠千全景若相就橫嶺豎峯態朝嵐夕靄湊椽之先獲心氣爽在襟袖

搆虛軒

山陰別一峯虛軒搆其上乘暇偶陟攀原田暢俯望麰麥及禾黍芃穟微風颺常年所艱致何修得此況

玩景置幻緣祈年希實狀

書扇賜大學士阿桂時在蘭州勦回寇

邇日書詩經北山什重勘郎事懷賢臣于役頻再三江河資畫策逆回茲勦陷徒以恃險守絕壁及深塹密圍待坐困報功信遲久憤懣爾我同賢勞久煩憯卿無父母憂予有股肱念賜扇藉解炎是用五字掞

閒蟬

御園五月蜩山莊六月蟬一二本難辨實有先後焉

一解南者亮以清北者宏而壯物異人豈同彊固因殊狀解二蒙古無巧語直呼綽爾齊聲頗中宮商而蟬豈自知解三時至彼自鳴夫豈有不平意謂昌黎序暑失之豚情解四山中嫌寂歷流響出林薪設以鼓吹方謂當勝彼孔解五粗韻爲金石細韻爲絲絃聆餘騣然笑恐人號官蟬解六官蟬塞外聞此事亦希有茀蒙鄙彼癡怵惕勵予守解七

鼠譆

嵐本山之氣靄則雲之容所以靄从雨而嵐斯从風
朝嵐夕靄語泛用原可通設定分朝夕格物理未窮
嵐乃山夕涼謝靈運王維語誠工商隱稜之朝實未識
山中國語謂鵶阿精注嵐所從謂晚風息後降谷涼
氣衝設終風弗息是日嵐無逢山莊日驗之此事人
知同悉端倪爲什莫非造化功

平旦

孟子言平旦惟戒人梏亡豈知曲阿明所被遍圓方

粤宛鼓太和清明含百昌夜氣於旦見匪謂陰勝陽

我每因宵衣逢斯於山莊金烏扶桑枝滄滄復涼涼

露光湛淺蕪其芳襲人香林禽與原獸各自適其常

何所容好惡人物胥同艮出王及游衍亦懷抑戒章

滄州趣疊巳亥舊作韻

在水每憶山於山復思水人情欲兩全郎斯可知耳

巖齋偶遊目俯清恰得此其源不可窮其流弗離裏

雲衣與浮沉天地爲渚沚得句亦超然秋晴值心喜

言志

甘省捐監蠹始自王亶望木偶視督臣一氣通下上定議收本色貯倉資賑放蠹吏收折色慾壑饕無量報部仍本色公然行詐誑何能終久瞞水落石出狀利令其智昏抑亦良心喪此而追抵法弊吏將何尚冒賑兼剝民自取罪應償然予慮因咽廢食盈非當明道程語悔叔呂公著字讜言恒所仰寧受百人欺好賢心莫曠吾以用之賑寧濫毋遺宕誠恐覬覦者謂吾

靳賑餉巧吏何弗爲卹民事胥忘弊不可不懲卽此恐招謗吾如有所吝全蠲賦三既萬民被豈虛萬世傳寧妄是用布赤心言志期共諒嗟乎爲君難展轉增惆悵

新正重華宮憶舊示諸皇子

南郊祈穀迴倣歲重華度重華予舊宮青年養德處達實以操心亦不煩屢語彼時所生子有三胥早故一女后所遺今老恒憐顧和敬固倫公主孝賢皇后所出今亦五十二歲矣

慨想五年前初正迓
慈御家宴侍觀燈那可復重遇向來憂樂多石火光陰鶩若望八旬五致政豫遲暮十三春秋遂得弗得未卜叶便使信得之百歲迅烏兔未來以幻觀過去以憂付惟是敬勤念孜孜無改素

題澄懷堂

書堂額澄懷兩字奎章麗從倚詎耽景研精每思義

至人懷本澄動必合天倪叶 設弗臻此境廣澄豈容易九州一心中萬民衣食計宵旰荷或忘何以俾樂利斯之未能信永言誌吾愧

豁如室

書室無長去聲物豁如覺其寬予心欲如之戛戛覺其難大公順應物豁如方得言然斯猶可勉而更有致艱祈歲冀屢豐用人求盡賢切切存旰宵安得舒心田弗舒非豁如對室恒愧㤥

暢襟樓

此處非背山卽境因起樓樓高可騁目萬景供吟眸
吟景襟隨暢然暢豈易不歲美與民安始可略解愁
而吾聞之古曰先天下憂

齋居襍言

吉戊當仲朔寅齋猶孟春帝京景物繁爆竹仍時聞
御園半月閒慶節已厭紛圖此適清謐書史聊堪親
然而一日樂安可禁萬民復思蒙正言近遠殊有分

況今正塞河狐子衝决頻塞固已下策下策屢遵乜嗟哉齊豫方吾民胡不辰

暢遠齋有會

據高斯見遠見遠暢則然而吾有所思寧惟佳景延泰山豈不巍一指蔽當前遠固不易見而時或見焉設忽一指近其弊不可言察察明匪眞汶汶暗宜捐圖遠莫忘近慎近遠乃聯前步視後步譬之舉足間所遇得其暢湛然以爲賢

石林精舍

已據林之深復棲山之曲怪石披嶮巇忽敞巖扉屋僑訝客來生棧忘徑行熟于焉斯小憩澹懷仍暢目既靜益佳哉耽靜屬有欲宜付雲水僧恒此消淸福

徹夜 四月十一日

徹夜問雲氣時厚時復薄亦偶稱細霏時止時微作曉起看庭除土乾原自若昨從郊外觀秋麥穗結畧春麥及禾苗出土率覺弱自甚不可待調劑增惕怍

況當望合龍佳信朝暮度佇俟尚未至中心益焦灼心焦懶吟句詩本惡落寞把筆忘所云惟云愁所託

觀射

朝家重詰戎挽弓尤長技巡幸扈羽林路廩外仍賜然必令較射視中（去聲）爲等次御門引輪班年年率成例向未臂病時身先（去聲）每親試今乃坐而觀舍矢徒指示昔見命中人晨星祇一二其餘多新進後言那免致矍相宣尼爲殿廷文皇隸觀德實在茲五字誌

吾愧

覺生寺謝雨即事成什

熟讀雲漢詩曰靡神不宗我每值旱時用此申祈恭
近年翻支那壇請載其中清淨設供養虔求等寓龍
然有應沸應難云誠之通譬逢嚴君怒子職迫憂忡
無方冀其釋遑論禮異同昨適蒙膏澤因之謝梵宮
解暵實改觀續需仍切衷

皇清文穎續編卷首十八

高宗純皇帝聖製詩

五言古詩

喜雨 六月十三日

昨曉即生雲終日陰醞釀入夜始細霏今晨更酣暢時密復時疎過午晴未放既優亦既渥盈尺殊難狀回憶已卯歲值旱驕陽亢三冬既闕雪春夏徒兩望步禱謁

南郊蒙
佑嘉霨貺其日同茲日而茲實勝向屢雨春夏逢所
欠需足償此番乃大霈歷久被應廣京畿及北塞秋
收庶其諒額手慰益懼祈年勤輔相

批摺

批摺勅時幾政務關綦要而於籌雨暘更切農功䘏
今年江以南大率時若告山陝及甘肅亦不愁旱澇
京畿接齊豫三省恭同調春末至夏初縱雨勿優霑

逮六月上旬盈尺澤方樂此地近外藩俱已渥霈報

齊豫畿郡遠陸續茲奏到大田及晚種均可秋成約

更幸每快晴亦致愁霖淖雖然秋尚遥惟慎志敢傲

蒙古田

蒙古昔種田撒種委之夫謂曰靠天收秋成返刈穫叶

其去非無因或獵或考牧叶而今則不然均習耘

耨務課雨與暈晴不殊三農慮然實廢牧獵斯亦忘

其故青海更甚兹飲酒安眠豫田獵牧俱懈窮番攘

且懼喀爾喀地冷無可事耕作牧獵尚所勤古風猶未除新附者知耕地道不齊固郏類內札薩衣食漸富庶叶販升圖安居何異齊民趣隱思苟用彼豈彼先民素然而鮮横去聲行得在失間寓中外計胥犀達者不言諭

出麗正門乘馬沿隄閱稼之作

山莊駐蹕月屢出萃有興是或隣乎逸寧不心負初今朝欲閱稼風日良清舒吉驄試躬御沿隄按轡徐

暴漲倏流過萬家安閭閻既觀河左右多稼助長如翼翼已結穗庶可期滿車先是為望霖勤祈原未虛登秋期遠哉殷念敢懈諸

上駟 院名司御馬

上駟有執司殷勤調御馬卿郎分等級僕役亦弗寡天閑數甚多本自殊高下御馬為最高尊上禮固也受之異羣駑盡心護珍者叶 細秣與生芻勤飼無時舍雖未至僅屋僕緣實於夏却非掩不意馬喜弗驚

訝叶 然而習之安過猶弗及惹鞍轡値施乘平聲誰爲
蠅拂把偶過市以行蚊蠅紛至且他馬故如常御馬
難禁者未免或抵突騗驟原安雅笑而謂上駟此愛
可弗假卽事格物理語異莊生寫

按莊子人間世篇云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
適有蚉蝱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者
蓋言蚉蝱噆馬僕御因而拊之不時也刻本注音
僕爲普木反爲撲向秀注云僕僕然蚉蝱緣馬稠

𥡴之貌又引崔譔云音如字訓僕云僕御是古本有僕御之說夫掌馬之官曰太僕御車者亦曰僕音訓甚明緣卽因也若如向注僕僕然不特文義支離且拊者屬之何人蓋因刻本以蚊寅僕緣讀斷是以強爲牽附若韻府因讀爲撲竟直書爲撲緣則又訛以傳訛矣今以適有蚉寅爲斷句讀則下文僕緣而拊之不時句訓解了然因詠上駟詩憶及此語郵致內府所藏宋本莊子詳加核正有

此兩說而崔說所云僕御義較明晰實爲先得我
心因命改正韻府本並附識於此

助夫

青龍岡無望因之議改絃蘭陽至商邱議將引渠穿
南隄外築隄導河可歸川舍此別無策遑論棄民田
然此實爲去聲民事當輕重權惟是西至東百六十里
綿工鉅用夫多大吏刺手難因之恩助夫入告飛章
連而我忍長計此事恐未然齊有被災區工代賑可

焉直隸本無災民謀食弗艱雖與之雇值安土恢往還且有吏押去是無罪受懲因憶古與工率用民力全何曾與雇值長城今目前本朝俱動帑愛民
家法傳仍猶恐累民入情率重去聲遷亟命相酌商可已則已旃工鉅不可停民勞更所憐不應因愛民却致勞民間展轉反側籌爲君難一端更思助夫議益因期迫煎伏秋汛總過何必不可延設再展其期徐爲工自堅而亦可減夫憐助庶無煩然總賴

天恩佑民永安瀾

清舒山館書懷

山館內書堂

題額曰承慶有深意存焉郎景緬

祖聖謨以居備宮繼繩愼

提命奈何其福薄

庭訓弗聰聽去年曾有句期我後人儆然後人視子

予其敢不敬

先業荷微乖兆民或少病予罪其誰諉怵惕恒憂怲

是用勵長言偶來輒自鏡

河源

惟嶽曰有五惟瀆曰有四四瀆河居一宏功贊

天地金隄護九曲邇年每有事瓠子計已竭

靈源致虔祭因遣侍衛往窮源命必至歸來新圖呈

舊圖稱未備舊云星宿海便卽河源是 叶 蒙古語鄂

敦鄂敦星宿謂此固非差訛然河其南脅因更向西

行溯洄川益邃色赤作黃金別流無敢廁詢以蒙古名曰阿勒兩字作一字讀後倣此坦郭勒叶阿勒坦謂黃金郭勒則河義更西得巨石詢蒙古名字阿勒坦噶達素北極星名意司水見道經不約今古契再上則赤壁壁端天池積叶釃泉作金色眞源信無二山土胥金色更無林木翳東南流折北屈注三百里叶穿星宿海東色微淡以易東至貴德堡遂作純黃色叶向稱星宿源亦未大差致集林云有人見婦浣紗異張騫

支機石更述荊楚記或到星宿海傳會傳奇僞統

天一所生軒圖旨早示考訂誌其詳惟籲

安瀾賜

按班固漢書張騫傳天子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

采來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而固

贊又謂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昆侖者

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於是鄧展遂謂河源

出於積石是皆拘墟未見顏色之言蓋千古以上

中國以外紀載已舛言語不通而欲定其確實何異北轅適越考元史始有星宿海之名而以為河源元蒙古也鄂敦卽星宿彼時訛譯為火敦則漢人不通蒙古語耳此為近之今則更溯以上遂得眞源然昆侖之語亦不為無因蓋昆侖在今回部中回部諸水皆東注蒲昌海卽鹽澤也鹽澤之水皆入地伏流至青海始出則星宿海諸水皆是也而大河之源獨黃色為靈異更在星宿海之上非

崑崙之水伏地至此以出而挾星宿海諸水爲河瀆而何濟水三伏三見此亦一證矣獨漢書所云采玉則因崑崙出玉未免牽就詢之阿彌達則稱河源皆土山無石無石安能有玉夫非精通蒙古語及漢書更問之親履其地之人孰欲定此事體大而地遠理博之事不亦甚難乎於甚難而得決疑傳正亦一大快也

新正重華宮

乾清開大宴宗室畢以會緣慶普錫秩天倫樂之最
是日氣和暢條風弗動旆諸事臻美順喜極戚何害
斯皆
祖宗恩萬葉綿永賴宴迴憩重華靜思意爲快少年
讀書時此景心無挂忽忽卅年餘勤政遑敢懈雖未
致隕越亦豈臻康泰歸政期已近一紀尚應待叶斯
猶日孜孜宵旰勉年邁明將幸御園行慶聯中外把
筆詠流光久敬勵毋艾

理心樓有會

理有治之義心實五官主主當治其他理主是何語可知理主者仍主自理取天命之謂性一貫爲心所自理及理他唯者參之啻

曉起

老年率鮮寐丑末寅初醒未肯即披衣恐勞暫御等東方昔致刺晏起復爲售無是有多非爲君難可省卯興或其可摺奏批各省引見對明廷人材酌莠穎

豈以豫卷阿而忘勅政整

題致遠齋二首

靜宜理政處名曰致遠齋來往滿十日寧毋稽政哉吏兵各有人引見庭前排繫予篤素志籲俊期良材其日多逢英心目爲之開設多逢庸輩未免意爲灰五字識其難禹吁理實該

昔臨致遠齋或值用兵際翹首盼捷音切切鮮寧意準夷及回部廿年久安遂金川屯戍興諸番知懷畏

豈敢復矜望惟願無兵事所以戒遠勤然亦防近蔽

綺望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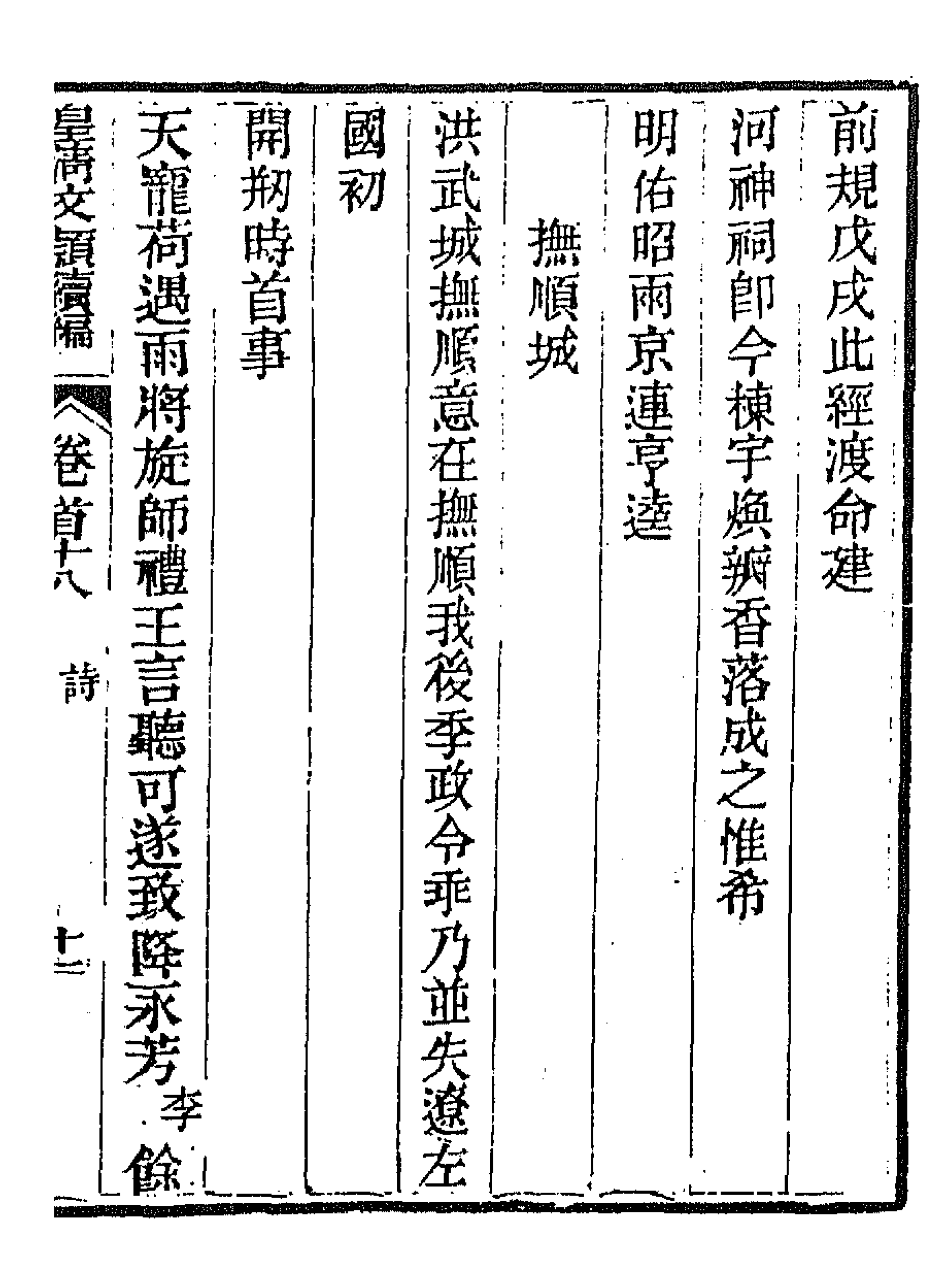
山迴亭復敞萬景入望美該之以一言斯則莫如綺
橫嶺側爲峯葉綠花方紫畫意兼吟裁無過點綴耳
細玩綺之義實在畎畝裏犁雨與耕雲興鋤及千耜
是綺誠綺哉祈年切乎已或曰斯乃食綺謂衣而已
應思食重衣綺況近乎靡粟布足比戶焉有不仁彼
然而致艱愁是吾乃所以

虛受軒有會

虛受所該多不啻求言矣求言固綦要更有要於此言者行之標行者言之秖接物及應機孰非受之理是惟一大公不惟私所使其受乃廓然註之曰克已

渡句驪河

志稱今遼河乃古之句驪枸柳及巨流訛傳日以滋合流東入海其源頗可稽夏霖或泛漲旁侵多淖泥崇德斛坦途王政不謀齊百年無敢廢修治遵



前規戊戌此經渡命建
河神祠即今棟宇煥新香落成之惟希
明佑昭兩京連亭遠

撫順城

洪武城撫順意在撫順我後李政令乖乃並失遼左
國初
開剏時首事
天寵荷遇兩將旋師禮王言聽可遂致降永芳李餘

城恐下叒戸民給田廬普俾毋失所今經百餘年未
免墉垣隳圮爰命重修兹來閱蘋衮眾繹無正言思
難慎毋惰　渾河
源自
興京界流經
瀋陽城如豐之有芑宅鎬王業成肆路雖弗經念此
皇王烝建祠答

神庥萬禩佑永淸

赫圖阿拉

赫圖阿拉者橫岡名垂久初從俄朶里徙此聊自守

基福卽於斯

創業

天命受後乃築

興京館幽衆爰有

興京存城郭橫岡餘荒阜然此何可忘策馬敬觀取

兒孫其聽諸奕葉凜敺朽

長寧寺

祖

宗開創初

天勇好以暇宮殿旣經營寺廟亦搆架爲示無不有

殊非事祈借然而額長寧

意豈在佛化士卒勝陣戰黎庶豐耕稼外闢内以安

長寧撫中夏萬世基肇茲守成責敢御

實勝寺

天聰建年後蒙古日覲來是皆奉佛者梵宇於是開

神道而設教易語理最該

聖人豈外茲所謀遠且恢是寺名實勝征明得勝迴

上下同努力成功資衆材因繹實之義萬理包以皆

棄實務虛名所望難副懷

崇實允在茲務名豈爲哉

法輪寺

梵語轉輪王又稱帝釋天蓋司世間者皇王之朗然世出世間法相需相得詮四塔圖都城斯乃居北爲果然一統成佳兆已符前玆今演國語三乘因以宣諸事弗忘舊

二陵應鑒旃

故宮卽事

戊戌臨故宮廿七月猶數玆番至故宮百禮以次舉

舊去不可追新來豈恒佳 叶 一瞬迅駒隙藉悟今爲

古於古有蕭王踐阼稱建武章陵修園廟南陽賜租
賦叶凡以思舊業善政紛𨺚覩大都為子孫不忘其
父祖遵道斯弗遠吾語非徒語
故宮再用唐太宗幸武功慶善宮韻
李唐乘隋亂迴殊漢創基慶善雖成功未足方
今茲我
祖崛興此
天命與人時名正則言順内安而外夷

陪都建斯地故國興來思惟是廑肯構詎曰侈華榱
護衛仍衆僕修飾仍百司如山之有堂如川之有湄
富矣加之教紘誦達邦畿是用識本末彬然成此詩
降旨寬免奉天所屬州縣錢糧詩以誌事
陪京凡四莅每思
開創勤而其守成難責實在予身知難無別法敬
天與愛民庶弗致隕越稍咎
拨蠲恩四度皆施惠普及民與軍軍則賜月餉民當

免歲縉用是頒十行甲辰賦鎔均黔黎莫予謝應謝
祖貽仁

大淩河詠事

我軍圍大淩掘壕復築壘錦州四萬兵來援近尺咫
乘風復縱火其勢雄如兕
太宗應以暇精騎數千耳反風
天佑順援兵敗披靡城中望已絕歸降乃致使獨有
何可綱不從含笑死大壽張巡非可綱難雲是

伊犂馬牛羊

伊犂馬牛羊市之哈薩克初不費金錢估值以布帛布出回部供帛則織造織去非耦絲脆來匪骨立瘠自古馬市患更僕數上聲難悉明則楊繼盛唐則白居易或以直言陳或以諷歌責今胥無其弊而更得其益加以官牧場衆畜日充斥將軍籌久計內地驅絡繹內地復無藉佳事成扞格然予靜思之一利一弊匪與其如古失何似收今得

六依

皇祖示江南大小諸吏韻

皇祖六巡南

聖量包山椒入疆詩示吏要義微言剖我每敬賡韻

祟謨服膺久仲春日巳亘駐蹕頓之首載吝爾諸吏

孰非民父母可有泣向隅可有萋棲畝斯皆爾我責

瞻前莫忘後民艱不可忽官箴要當守有來瞻覲民

千百以爲友老扶幼者挈馬前祝萬壽忍弗懷保之

無逸言敢負

雨前茶

穀雨前之茶恒為世所珍巡蹕因近南驛貢即已臻
計其採焙時雨水以後旬穀雨早月餘而尚未春分
欲速有如此風俗安得醇更憶夷中詩可憐我窮民
尚茶供三清不忍為沾脣

覩清口出水誌三疊舊作韻

昔年清敵黃所慮黃灌壅後乃改陶莊各行向東送

淸口惟出淸益易爲蓄縱自從定水誌惟微費柴葑
下河免昏墊所全利實重五壩卒未開幸免爲壑供
三巡來往茲殷殷念民痛熟籌乃定議自任斷聚訟
河臣守此法先事防而用所以數十年洪湖預留空
幸在護民田肯詡言之中其間惟戊戌河決南岸動
洚流入洪湖鮮波甚濞洶淸口雖大拆瀚灝勢猶衆
乃一開五壩燃眉救愁偬次第先諭民無告免申控
可一不可再慙無善經綜蒿目切民艱翕河漫虛頌

閲淮安石隄四疊前韻

禹行水無事卒並歸之海後世喜用智患多勞更倍
然而今古殊亦難怪沿改土隄易以石實在辛未載
亦惟救弊耳何有泥乘檋法遵
皇祖垂識鄙安東委靳輔及高斌慎守頗具措癸酉
賴以安甲午竟致殆亟命堵築之已成可中罷廿日
竟合龍飛報心為愷惟時籲
天佑往事憶猶駭

虎邱寺六疊蘇東坡韻

蘇城建平地本自少山嶺一卷闔武邱作鎮俯閭井我來凡六度六疊蘇韻耿頗愜水與乳詎論龍和黽故事徵萃遍金總不離礦茲覽五人墓實足嘉義猛魏璫擅煬竈其志無窮騁緹騎爲家奴順昌氣頗哽五人攘雄臂奪取以俄頃終焉飲屬鏤頸血灑風冷身縱一時亡名乃千秋永靜言觀其時國政成何景犨小恣意爲捕風更捉影天啟眞童騃楊漣徒奏請

老鹽倉一帶魚鱗石塘成命修

海神廟謝貺并成是什誌慰用壬午觀海塘誌事

詩韻

壬午觀海塘無非求民寧並攜督撫臣疇咨閱情形

憶自庚辰年沙勢已漸更然尚去塘遠未致大工興

壬午至庚子北坍水鋪平畧無漲沙意日久縈念恒

長此其奚窮民生關匪輕戴家橋迤東猶有魚鱗屏

迤西惟柴塘安足護桑耕庚子我重來

崇祠額佑靈憑輿歷歷觀既觀處且行其間老鹽倉
下椿我所經活沙旋吐椿蒿目之計屮中命築魚鱗
切念椿難擎然事在人爲求可謝不能月月具圖報
心懸如目逖大小吏胥勤民夫盡力爭老鹽倉一帶
石塘竟築并外仍護柴塘內無害溪阬却鬭夯椿時
老翁言信應竹扦試沙窩成效免變驚因下梅花椿
堅緊無欹傾魚鱗屹如峙潮汐通江瀛功成翁不見
詎非

神所營贊
天福萬民竟得鉅工成臨塘新
祠宇榱棟煥支撐肅拜致虔謝五言得行程迤西更
易為仍欲殫吾誠
命於新建石塘尾柴塘內接築石塘越范公塘
直抵烏龍廟前以范公塘為外護之土塘詩
以誌事
江南范公隄久傳仲淹義浙省范公塘乃自承謨置

范公土塘乃本朝閩浙總督范
承謨所建承謨郎仲淹後裔也一家兩大工先後勤
民事在浙斯言浙石堅土易潰邇年沙北坍迴瀾嗷
齧慈范塘東北尾內㬅已有事沉舟下石簣幸保目
前計鹽倉石塘建繼此誠當議柴塘補范公牽以允
大吏茲來細斟酌建石難再遲發帑五百萬分年物
料備一如章巷東外柴內石豎柴郎代坦水柴接土
塘比土內石相倚烏龍廟齊至永矣保杭城千年安
晏遂六巡塘事畢五字始終誌

留餘山居

山居號留餘留餘意可想受福欲留餘其來自穰穰得譽欲留餘副實庶不爽稱去聲意欲留餘風帆戒一往問景欲留餘乃弗窮其賞獨於施惠閒留餘則為枉四題一涉非戒非廑吾學

黃龍洞詠古

吳興黃龍山慧開聚禪侶後卓錫斯洞因得名同輩其事在淳祐武林正偏處燕堂守江介象教俊佛字

理宗誠何心徒傳講學語設問應循名實忘金之府

欽被覊乃在
金之黃龍府也

詠龍門四疊高啟韻

壬寅窮河源乃得眞源蹟龍門在其下向傳神禹劈
華陰及底柱疏導匪朝夕天平山絕頂林立多怪石
有泉復有洞奇狀紛簇積亦有龍門名歲久事湮隔
誌乘所未載疑嫌路幽窄玆攬見藻集如對青邱魄
作記復詠詩九日勒巖壁乃悟一人為決疑副賞激

因四疊其韻點筆展吟額五車今逮百誰能盡往籍不求甚解人翻為得要客

按予凡有所疑必欲考其實茲龍門之名向以為無所本茲閱鳧藻集始知即高啟所名雖彼杜撰而去此一疑亦大快事也然則陶淵明所為不求甚解在彼則可在予則不可仍予向所云為是故末句戲及之

順風

順風揚布帆一刻可數里設其遇逆風一里數刻矣一解大帆得風多小帆得風少事半有倍功資益理可曉二解小船遲先行大船速後至盩厔欲避難平聲泰山壓卵勢三解行途欲速到先發亦人情橋洞阻切逆反遲半日行四解欲速則不達先難而後易觸目可會心足以悟萬事五解

過沛縣

我過沛縣境不見沛縣城移城向西北高處謀久恆

實因壬寅潦追憶心猶怦河決青龍岡一片水鋪平
埤垷爲之湮老幼爲之驚嗟嗟我赤子忍弗救其生
蠲租豈待言賑饑纔遂情那論極次貧踰年周濟增
即今河雖復涸地已可耕慮其乏顆粒借種上聲資經
營舊城地本窪移建就高坪老幼來謝恩幸少鳩鵠
形痛定思前事憐之慙愧并

降旨將明興等奏請捐廉歸還運道工程例外
津貼銀兩並准作正開銷詩以誌事

戸口日以滋物價自騰貴是即保泰難可靳官帑費
前年河北決堵亘策籌備和雇與民價征役弗民逮
然而奏銷時部原有成例增價例應駁乃有捐廉議
吾豈肯爲斯晉許官銷賜河復修運道較前十一事
兹勘所築功堅整如鱗比田廬實可衛議叙酬勤勩
必有所增價亦准官銷暨但弗勞萬民忍更苦羣吏
一二資飯食雖有非大弊聚斂及盜臣傳語吾猶記

駐喀什噶爾副都統保成奏擒獲在逃之布魯

特燕起信至詩以誌事

布魯特亦回羈縻原化外雖有授官職無過榮冠帶有阿其睦者効力原稱最其弟通薩木二字一呼薩庇弟爲誣賴保成發其事命執不可貸其子燕起逃遂者反被害保成懼事滋調兵衛邊界么豎跳以去未可張而大設使大兵臨布魯羣驚駭叫更不成事體亟命反軍旆惟令檄別部遮執乘機會茲別部之比布魯特之頭人謂之比如回人之伯克名葉爾鐵拜率領三千兵遮執報

一介外域抒誠藎重賞寧靳賚歟月所籌晝一旦底績快國威萬里宣持盈益惕戒

瑩心堂有會

水芳既開齊水堂境攬勝檐額垂

聖藻兩言取心瑩外喻蓋於玉內朗原惟鏡毛氏訓美石揚子詮性命見太元經性命會於心吾謂揚說正況乎出治人方寸齊庶政斯可不明乎明之在主敬

陝甘總督福康安奏勦洗隆德底店山梁賊匪

詩以誌事

狂回倡新教滇池煽孽氛綠旗兵多懦是用遣重臣
巴圖魯侍衛速領掃邊塵次第發京兵健銳火器軍
統之以宿將威名天下聞雖彼小么麽何足稱敵人
肆掠其罪重迅靖期安民福康安先至旗鼓乃一新
逆賊懾喪膽巢穴保死頻石峯廠巢穴底店爲戸門
恃此爲守禦蟻聚更蜂屯四路直進攻一可當百羣
大縣與大膊辰戰至酉申賊衆乃大敗逃竄迸紛紛

營卡奪十餘山梁據以陳將進攻石峯指日捷音臻

大學士阿桂陝甘總督福康安奏殲擒石峯堡

賊回淨盡誌事三十韻

邪回倡新教畧經數年矣厥有馬明心回民倡禍始

僧之一炷香道之五斗米本因斂貨財遂至兵戈起

明心被人訐拘縶囹圄裏而蘇四十三竟敢欲救彼

彼實薩拉爾番回而已耳興兵旋剿除詞其類盡已

赦過李侍堯實贅能經理明練夙著名孰謂僨轅是

偷安一切意養癰近尺咫田五明心徒復讐謀亂詭
被創雖自戕應者如蜂蟻遂不可爬梳流言滅回邇
以故應者衆攻城刼閭里嗟我遭燹民蠲租早須告
民情遂大定縛送賊比比更因遣重臣勇將進兵駛
底店折賊鋒石峯圍賊壘防竄周濬壕壍命亟斷水
猶慮如華林成羣鬭以死茲乃得生口盡善仍盡美
返躬審爲政勉愛民如子弊吏首以廉亦鮮饕餮盜
水旱莫不賑肯令溝壑委數去聲節可自信實未慊有

此彼固本吾民奚會少異視而忽逢此變斯誠刼數

爾究緣化未淳慙愧惟責已更憶聖經云哀矜而勿

喜

於巴顏岳樂放鹿之作

興安過嶺北第一圍塲迎曰巴顏岳樂向已傳其名

巴顏蓋謂富無萬鹿食苹岳樂蓋謂雕鷙鳥多飛騰

國語蒙古語無異同一稱譯之以漢文亦惟借音聲

巴顏鮮義解岳樂義頗精岳實山之尊樂具神怡寧

此地叶此義所以萃嘉禎是日獲鹿多他他藉藉呈
圍中尚羣聚弗忍盡戕生開圍任馳去深林恣長征
武士嘗姑息文人頌哀矜嘗頌兩弗居惻心斯偶行

少寐

少寐老人常況當冬夜永寅初已懶睡寅正無不醒
披衣坐徘徊明旦氣堪省且弗問政務恐勞衆馳騁
我寅彼當丑齊風早致警謂東方未明章未明而求衣虛頌
一以屏因復降溫綸歲邁七旬等質明來亦可宜避

夙興洽君逸戒予心臣勞憐爾具勉以勤贊襄陳善

繩愆匪

賜馬

賜馬禁城內恩例垂

皇考策騎代跋履所以優禮老禁門至宮門夲有數

里道公卿過六旬屧步疲紆繞設如許乘輿羣役紛

滋擾款段人韋行省力已不少加宋待漏院鳳偁文

堪討各有應盡職君臣當共飭叶吝政勤旦明恤老

仁懷保一舉兼兩善

家法宜勉紹而余更思之勝國制堪笑叶 彼時皇城內外人艱到了所親者貂璫政那不顛倒爾時諸文臣恥逸自高表即使賜之馬據鞍卒驚悄博帶寬衣流銜橛翻增惱豈如我國家衣冠制便好旣喜溫涼適更免即當攬不獨武臣然文臣漸知曉若其兵弁流更禁習乘轎叶 昨者剿逆回迅即巢穴擣明季從何得如許虎臣嬌詰戎豈可忘長言識乎抱

味真書屋

書屋額味真味固在書史然而書史味得真者鮮耳
或言性命學程朱漫比擬或誇經濟才巧宦失根柢
或炫詩賦雄徒驚其言綺是皆非真味循入而昧已
然則如之何去僞斯佳矣

淳化軒誌愧

由儉入奢易由奢反儉難百年太平世民物誠熙然
以此諸物貴平之豈易言設使嚴禁令懼法必爰焉

遊手好閒輩亦藉謀食權使其盡歸農安得如許田均田雖有法亦惟故紙傳富者必失業貧者詎被全圖治先致亂可不思其艱蒿目補苴策淳化徒名軒

題治鏡閣

湖中峙城閣向題曰治鏡是蓋有二義申之以斯詠一曰鏡古治善政與惡政一曰鏡今治敬勝及怠勝敬則其政善民安而俗正怠則其政惡君驕而臣佞敢不戒其怠猶恐弛茲敬求治忌太速亦足滋為病

無逸而有爲永言勵吾行

登半天樓有會

園中最高處山高樓更高斯有半天稱平可挹雲霄
以故弗數登登必吟興豪今來有別會弗樂而增忉
試以人事論九重位實超萬物之所仰一已乃易驕
苟其背禮義傾敗亦易招高以下爲基宜恒念民勞
憑陵罔與垤聚乃成峯嶤即境惕予心拈筆爰成謠

河南巡撫畢沅奏請截漕以備賑饑即允所請

並誌以詩

衛輝連歲旱石田千里赤即今仍望雨雲漢獨關澤追賦及𨗴逋加賑救饉厖然總資良吏推行善擘畫裕城恭謹人守餘難勝劇是用與畢沅奏豫更相易入疆體民艱截漕請以迫斯誠符我意肯令部議格披摺即批行天庾豈吝惜廿萬增卅萬俾救溝中瘠因思齊豫連或亦資籌策毋使歎向隅大吏詢詳悉天子民之父愛民匪他責調劑愧無能搞吟恧難釋

超然堂

太古山之中小年夏惟孟閏歲乃一來詎可孤諸勝肩輿數息行窈窕尋無賸袚亂穿林屐屹嵧嶙巖徑始造畝平處雲窗坐而凭斯地既超然心亦與之凝覓了不可得是謂安心竟

閱武

健銳雲梯營實自戊辰始事因伐促浸歸降宥其死厥後乃背盟猖獗搆禍起終滅兩金川與屯晏久矣

誠資衆軍力亦藉訓練耳準夷及回部蕩平胥賴此
實勝寺有碑續纂
文皇美所以每駐茲閱武遵
前軌既用示詰戎兼以行賚予叶所爲豈徒然不出
敬勤理

詠官窰方罏

陶器如立身圓易方難爲張禹圓融流朱雲方正持
以此品其第高下原堪知磁罏實官窰成於修內司

爾時蔡與王（謂蔡京王黼尚不如張禹童貫梁師成輩更不必言矣）較張禹猶差論器寓論世用人可弗思圓餅已屢見方者惟見斯久置櫝架閒未詠誠孤其炷櫝烟直上氣求念在玆

兩江總督薩載等奏漕運事宜詩以誌事

中河歲久淤故有事疏濬利漕兼利旅費帑吾不吝水性本就下一洩戒其迅所以當建牐圖止以爲進奈何旣濬深置牐於不問舖水藉微湖就下放河盡

叶恰值春雨短漕舟礙難運起剝封民船官私兩受
困遂有截漕議輿情所弗論以此屢申飭籌度卽愁
悶自懟躁辭多無非體衆顧茲各知其誤竭力自愧
奮幸緣時行雨水長上聲機畧順全運雖艱至八分或
堪趁弗慰仍爲愧愧未專前訓

月官

月官依次選冢宰司其事雖殊山公啟而却弗滋弊
較資屆選者材原不一致缺亦有緊簡是在量其器

量器權付人又恐沸物議雖職品既微亦無甚關繫縣令父母官有民人社稷叶是宜親品閱來引見有例就其缺繁簡視其材次第時有相調用或卽教官置彼或稱抱屈亦無辭以對向作臤教詩率已宜其義皮相囿已差殊盡心差倍叶每當月選班中多役役輩年力胥可用則爲之滿志設遇一班中劣多優罕值其日心不快而亦乏別計是卽用人苦長言申吾意

清口

清口定誌後廿餘年無事下河歲報收運河亦利濟
陶莊改流遠更鮮倒灌弊而何今春旱淮弱瀉湖細
續聞沙塗梗漕艘率淤滯因思沙奚來豈非黃漾致
馳諭問河臣始言倒灌暨因循未早陳淸問敢荅僞
即今淮尚弱引黃助淸勢吁嗟有是乎此事誠堪異
詎保弗挾沙開門揖盜計爰命重臣往悉心共詳議
必審受病源方可言調劑淸口豈尋常南北咽喉地

增一南顧憂宵旰壓弗遑更思淮瀆源桐柏山禹記
或致有壅閼疏濬勅大吏靈祠飭虔修精祀
叶
政乖求諸神平成切慙愧

長城

平川流易水春波泌始生曲徑坡陀處敗壘莽榛荊
遺蹟問土人云傳是長城長城秦拒胡此何有其名
因之翻志乘所載乃悉明斯爲燕趙疆劃界昔戰爭
即今一省地未至百里程爾時分各國號令如何行

號令猶其次民奚安鑿耕

阜平縣四依

皇祖元韻

春寒勒李桃春氣發柳杞太行西南來到此稍平坦

斯民三代民古風在鄙俚

皇祖斸井稅民弗病耘耔至今利灌輸溪田足新水

鳴鞭問民依行行且復止[illegible]吏曰無貪問俗曰有起

其然信然乎留心閱閭里[illegible]來臻大當實可稱小美

重熙休養恩保赤黎元喜所以荒瘠區見皇祖阜平縣詩

幸成穀帛市勤思繼述方敢懈惕乾理

安徽巡撫書麟奏呈鄉民挖蕨得米詩以誌事

草根與樹皮窮民禦災計敢信賑恤周遂乃無其事

茲接安撫奏災黎荷

天賜挖蕨聊餬口得米出不意磨粉攙以粟煮食充

饑致得千餘石多而非村居地縣令分給民不無少

接濟並呈其米樣煮食親嘗試嗟我民食茲我食先

墮淚

乾坤德好生既感既滋愧愧感之不勝遑忍稱爲瑞

郵寄諸皇子令皆知此味孫曾元承識愛民丞子志

題正凝堂

有水鏡於前其波亦澹沱有山屏於後其峯亦嵯峨

凝資水之德正則山之果因以爲堂名寓意無不可

近翻朱子書解鼎義猶夊見程川編朱子五經語類直謂君臨朝

端莊戒偏頗蹕哉當服膺敢不書紳我

守財

昔偶閲通鑑守財閣藝祖者說詳剖之茲不煩復語然而斯兩言實出漢翟酺叶其諫寵外家文帝往事舉文帝事有無不見諸史敘然而此事鄙豈可出人主財散則民聚靳守夫豈可叶馬援一武夫尚誚守錢虜

漕運總督毓奇奏報清口復於江西漕船有阻運未能過淮者詩以誌悶

去歲清水微弱致漕船誤幸因截留多更加督飭屢
尚有抵通者並分北倉貯迴空未阻凍復命重臣赴
善後籌今歲築壩蓄清禦叶春季河臣報清口已暢
注旋復遷就辭南望增憂遽茲接漕臣奏清弱黃仍
淤致江西尾幫未渡淮如故順勢開引渠起撥勸諸
務愧無排淪方徒切宵旰慮嗟嗟諸運丁受困何頻
劇加恩縱調劑豈似順流速目今時行候虔禱霈佳
澍

不遮山樓有會

山樓號不遮因納萬峯致西面延嶮巘層層䏶丹翠如斯而已耳我乃有別會目之德明云耳之德聰謂舜與舉其端要於無遮蔽設偏守視聽是則用私智不遮豈易哉體仁以行義

下河歎

自我壬午年清口定水誌視湖之增減拆東爲壩制其尾間五壩築土不教閉以此下河田兒災收歷歲

其間祗戊戌河決儀考地泛溢歸洪湖高堰虞漲至
無奈開五壩下河受災致茲九閱春秋淸勝復有事
預籌消息理原非出不意衡隄阻運道先急燃眉計
隄築運益漲車邏胥啟暨無奈開五壩高寶潦胥及
叶下河不待言非魚嘆民囂然實乏良策賑恤勅諸
吏寧濫毋或遺吏要莫飾蔽庶君減予過五字誌慙
愧

永安莽喀禧虎

東入自伊遜河名解見向作詩沙剛即承安莽喀解亦見向作當闍始西進由卜克嶺名解亦見向作斯則闈末矣過閏節氣涼北虗向南徙鹿豥虎蹤至逐逐其常理虞人報伏嵎策馬率先已峻挺按轡登崎嶇陟廿里去歲叢薄中今乃平岡吡目中有全形較去歲易耳神鎗

不辭勞

皇祖貽兌戈和弓擬百發必百中二中萬人喜匪我

家法繩無弛

填倉日作

今日値填倉上元十日弃白駒隙迅哉鬧後欣靜致拈毫聊詠節因思有三義一爲天庾倉陳陳固相積然而司事者尙稱寧有備普免實希恩已經行二次玉粒備覺欠數祗餘兩歲況復截留多截留寧可廢災民待救饑亦祇燃眉急 叶 其或艱阻運疏通更匱意其二爲常平耿壽昌刱制增貴與減賈無非爲民置歷久弊滋多或反爲民累害民及竊官侵貪乃百

出其三曰社倉晦翁捌其事不屬官屬民以爲便民計然而蚩蚩衆孰能不貪利官清吏役謹司事更公直 叶 一邑或可行各省難爲例民心日以偷忠厚能有幾 叶 常平或虛名社倉鮮實際餘三與餘九行難言則易戶口增萬萬 國初天下民數一千六十三萬迄今一百四十餘年以來已增至二萬七八千萬幾至二十倍之多承平日久休養生息戶口日益繁滋用穀既多其賈安能不日加昂貴 安能穀弗貴貴反教之藏遵行那可遂譬如日三耶 飧與二減其一 叶 曰留待汝飢誰肯信其議嵩目視

茲民玉食誠悲媿惟虔祝屢豐永懷識五字

題明世子朱載堉琴譜

憶昔於香山曾聽唐侃琴穆如餘古風謂勝箏琶音

其後定韶樂

皇祖書沿尋乃悟古在茲一字一絃吟虞書律和聲

何有揚與沉茲栩載堉譜亦可謂用心指法雖闊俗

十六頻弗禁叶甚至譜芭讀作七篤讀作三幾不鄰陸澀

古人初而學操縵胥所任授此譜以習安能喻林林

採綽在所擯四字謂正應和同長何堪叶韶樂用正聲應

和同弗侵宜引今合古戒混古雜今今琴較琶古然

非古琴誠韓蘇大手筆可曾此酌斟

按昌黎東坡二人實博古大雅士也其聽穎師賢

師之琴胥可謂極力摹寫然亦何嘗不可用於箏

琶之類則與白居易之琵琶行無大殊也穎師賢

師不究其禪律而習琴焉不可謂務本而其所彈

想亦俗調韓蘇未嘗闢之且一絃一音與一絃數

音並未明論其與古合否也以致西清詩話及彥周詩話辨論弗已入者主之出者奴之予以爲愈去愈遠而總亦未曾指出韓蘇之實未發處也予翻悔向之以唐侃俗調爲古樂而今方知一字一音之爲古樂無取繁音悅聽較箏琶署清之俗調琴也夫學問之道無窮止之日設非今之細心審訂卽以昔之俗調琴爲古矣推之萬理萬事孰不如是余是以老而益勤於學耳

石縫出松柏十三韻

山中磴道及溝岸石縫中挺生松柏大者合抱小者拱把蔥鬱秀拔蓋數百年物矣磴道溝岸皆砌石爲之石工無不用灰不能生樹也蓋石罅歲久灰與土合而爲一松柏子偶落其間遂爾成樹信乎物有本性自得造化栽培之力設以人力種植必不能成活卽目會心輒成長句

石縫出松柏此理妙堪省緣砌石爲磴盤旋陟高迥

或夾溝爲岸以禦山水湧叶盡經千百年灰性合土氷砌石或裂縫而亦無人整松柏樹之子落縫隨風須雨露之所濡地氣之所領冒縫出枝梢直上生以挺大者已合抱小者亦把拱叶豈無枳棘類凋落那能並乃知樹有眞貞堅自性秉因悟天與然不與凡木等設以人力爲郭槖技難逞